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二泉等月

惠山这个名字好，有传说，有诗意，而且，站在山下一望，就心生感慨。江南的山水就有这个禀赋——一下子就能够让人融入进去，或者说，你本来就在山水之中，只不过，你从前没有发现而已。惠山其实在公园里，白天，这里人来人往。而黄昏时，这里慢慢地静了下来。树木间的鸟鸣，草地上的虫迹，都渐渐地回到了暮色之中。

这个时刻，是我特意选择的。我避开了白天的惠山，避开了它的明亮、热闹和喧嚣。我一个人，沿着落日的光，进入惠山。上山，步道上也只有我一个人。我不打量树木，也不看草地。它们当然也不打量我，也不看我。我们都只在这个时刻，安然自适地进入同一个时空。我甚至忘却了这座山亘古的历史，和弥漫在山上的悠久传说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往往囿于历史与传说，而失去了发现新事物的能力。而这，其实更是一个游历者的悲哀。

很年轻的时候，我就给自己说：要做一个关于发现的人。尤其是在行旅之中。因此，到惠山，我选择了黄昏。黄昏是惠山真正的诗意时刻——我得在这个时候，静下来等待。

等待明月。
等待明月映进泉水。
等待明月与泉水合奏出出然的琴声。
最初，人与自然是一体的。天地混沌，万物不分。后来，人有了思想。思想是使人与万物分开的最大利器。在惠山上，我坐于惠山泉边，停止了思想，让自己成为山、石、树与泉的一部分。这样，我便有了山的静穆，石的寂寥，树的内修，泉的清明。我摒弃了历史与传说。我是崭新，因此，山、石、树与泉，也都是崭新的。

崭新的我，坐在崭新的山上，面对崭新的泉。
我必须等到那崭新的月。
月在云层间。江南的暮云，清丽，隐约。大概就是因了这云，山上才仅仅只有我一个人。我闭上眼，我原本的思想被停滞。这时候，另一重念想开始活泛起来。我看见山长出了面目：苍劲，犹如书页。而泉，站了起来。它成了两只眼睛，又形如两枚枯洞。它的光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推远。光里，仿佛有人影。甚至有声音，有叹惜，有扼腕。但更清晰的是背影。这时候，惠山只合背影。任何正面的相遇，与正面的话语，都是多余，且无奈。
我知道自己在等。

但，我的心却十分平静。其实那一刻，我还不到三十岁。青春还在，诗意还在。到惠山之前，也读了关于茶圣、关于阿炳的文字。似乎还伤感过，感觉应该在泉边感叹一番。可现在，我静着，有些太古。除了月，我什么也不等了。何况等月，我也不是为了阿炳，也不是为了《二泉映月》。我只是为了月，为了这黄昏时走上惠山的我。

传说有时候是讨厌的。譬如这泉。天然澄澈的两方泉水，不染尘埃。然而，冒出一个皇帝，赐名“天下第二泉”。泉便有了风尘色。有了俗气。泉的光本来可与月交融，却因此而黯淡三分。泉之哀？还是赐名之人的悲哀？

还有关于二泉的争论。尽皆是无事之人的无意义之争。天下之大，争来争去，无非一时。争得了，与所争之物何干？没争到，又与所争之物何干？

我闭着眼。感觉到月光了。真是奇怪。月光是闭着眼可以感知的。月光如水，披到头发上，披到肩膀上，披到身上。月光静静地沁入。沁入肌肤，沁入骨头，沁入心。我没有睁眼，只任凭着月光走遍我的身体与灵魂。我知道：月光正映在泉中，正映在山上，正映在这广阔的人世间。而，真正能沁入月光的，又有几人？

多少人都是在月光之外奔跑。
多少人一辈子都只握着月光的名字。
我是什么时候下山的？我自己都忘记了。只是在下到山脚时，我回头看了看山上。我突然觉得：何必等月呢？二泉也不曾等月，山也不曾等，树和石也不曾等月。月，本就在那里，就在泉中，一直在。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我爱好文字由来已久，也常常会把自己的小感悟小情绪付诸笔端，等积累起来就会尝试着往一些报纸杂志投稿，几年下来，也在纸媒发表了不少文字。我比较懒散，对于发表的文章没做过仔细的统计，只是当文章发表了就会截个图在朋友圈留存一下。

父亲是一位小学老师，爱读书看报，也是我朋友圈的常客，每当我把发表的文章贴到朋友圈里，父亲总是积极点赞，并给我留言：看不全，有电子版的吗？

虽然很纳闷父亲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起我的文字来了，但也没做他想，只在空闲时间把文章的链接发给父亲。父亲常在我发表的文章下面留言：“今天这篇《开在尘埃里的花》写得不错，情真意切，感情真挚。再接再厉。”“这篇《蒲扇轻摇夏时光》很接地气，让读者感同身受。”在父亲的鼓励下，我的创作热情越来越高涨，不时就有文章见

为我出书的父亲

杨丽丽

报，而父亲问我要电子版的频率也高起来。每次问他要电子版做什么，他总是很含糊：就是看看你的文章，好给你提提意见，叫你有所提高。

半年过去了，那天到了我的生日，父亲突然在微信里和我说：“老大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我要送你一个生日礼物，你接受一下。”我正惊讶，父亲发来一个压缩包，我接收打开一看，不禁愣住了，里面竟然是一本电子版的散文集，封面上是我的照片，还给我做了简介，一页页翻过去，里面都是我这几年来发表的文章，有目录、页码，还给每篇文章做了精美的插图。这时父亲的语音也发过来：“老大，你不是一直念叨说想出版一本自己的散文集吗？这是我收集你发表的文章，在电脑上给你做的一本电子散文集，一共233页，60篇文章，121235个字，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喜欢吗？”

喜欢，怎能不喜欢呢！听着父亲的话，

看着这精美的散文集，我突然鼻子一酸，父亲是近两年才学会玩微信的，给我们发个语音或消息不在话下，可他却是电脑盲呀，我很难想象年过六十的父亲，是怎样带着老花镜，坐在电脑前一点一点地复制粘贴，把我的文章整理起来，然后再怎样一点一点设计封面，插入页码，再插入精美图片的。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不善言谈，低调含蓄，他对子女的爱从来都是不显山不露水。下雨时他会默默为你送上一把伞，接你放学时会带一件外套，生病时不会像母亲那样嘘寒问暖，但他会给你倒一杯热水，当你心情不好时，他会陪你看山看水。父亲的爱就是这样，像润物无声的春雨，淡淡的，轻轻的，却是最暖心的。

我太喜欢父亲送我的这本电子书了，这是我收到过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，书里一页一页装满了父亲的爱。



山庄在绿海 张云 摄

父亲的担子

童谨裘

记忆中，父亲总有干不完的活，做不完的事，而担子宛如他的好朋友天天相伴左右，形影不离。刚参加工作那年，我回家过中秋节，正好看到父亲用担子挑了一担玉米回来。我急忙劝他：“爸，您年龄大了，明年我买辆三轮车送给您。”父亲赶忙阻止了我：“别，别，我又不会开，买它干啥。”之前，母亲也是这样劝他，都被父亲“无情”地回拒了。

是啊！父亲一生都在挑着担子，为家里节省着每一分钱，即使担子让他的肩膀变得红肿，起了老茧，他却从来没抱怨过一次。

返程时，母亲总会给我备些粮食和土特产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两大包行李比一担粮食还沉，实在拿不动，我说留一包下次再拿。这时父亲从屋里拿起自己的担子说：“回家一次不

容易，怎能不拿呢？”我还没反应过来，父亲已从我肩上取下背包说：“我送你。”

我们走了半个小时的土路，父亲挑着沉重的行李没说一句话，他只顾低着头赶时间，生怕我赶不上车。由于长时间地背负担子，父亲的背已驼了，脚步也不再灵活，我看到他用担子背着的不重物，而是他的喘气声和额上沁出的汗水。到了车站，我挥手向他告别，他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大声喊：“下次回来，我还送你。”那一刻，我的双眼模糊了。我心疼父亲老了，年轻时的他一下跑到哪里去了呢？

如今，父亲已七十多岁了，每次回家，看见他还在挑着担子忙里忙外，一刻也不得闲。夜里，趁父亲睡了，我一遍遍抚摸着这副担子，手上还能感受到父亲的余温。

我的兽医父亲

俱新超

终于将牛犊拽了出来。母牛强忍分娩之痛，一遍遍舔着小牛，血淋淋的小牛看得我心里发麻。天黑了，夜空缀满耀耀的星，大地已悄然沉睡，我躺在村民家的沙滩上静静地睡着了。被父亲唤醒时，我正做着甜美的梦。这时我越发生气，夜深了，我还能躺在柔软的床上，而且晚饭也没吃，我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。

父亲开兽医店的第十一年，我考上了县里的初中，离家较远，每月只回一次。那年端午，高温席卷了整个城市，住校生多么渴望回家，而我，在念家的同时却又提不起一丝回家的热情。每次想到父亲，我都会停止脚步。班级里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都住在县城里，他们隔着栅栏，递来粽子和咸肉，簪叶清雅，糯香四溢，端午只属于他们，与我来说，这只是个平常的日子。

“超，你爸在校门口等你呢。”班主任的声音让我猛然一惊。

“老师，我爸忙，没有时间来学校。”我懂得我的父亲，我对他没有任何期待。

“我看见了，确实是你爸爸。”老师斩钉截铁地说。

我跑到校门口，看见父亲在栅栏外不停地东张西望，他穿着一双布底鞋，白底黑帮。宽大单薄的皮衣架在身上，更显苍老。我知道，

父亲的向往

董本良

十年前，父亲七十岁时，很想有个手机，我听出了他的渴望，却怠慢着，不是因为钱，而是他的听力，和他说话要吼。由于听力差，他闹过不少笑话。一次出门，母亲让他等，他听成“滚”，气鼓鼓地在头里跑出二里地。还有一次村上“白喜事”喝酒，一个在外打工回来的半吊子说，陪你老哥“走”一个。他听成“狗”一个，差点和人动手……因而我没把他对手机的向往放在心上。

2014年的春节，吃过年夜饭，大家围在火塘嗑瓜子看电视，父亲不时朝堂厅张望，不一会，厢几上匣子灯亮了，发出语音：接电话啦！父亲看见匣子闪亮，抄起便说：让你姆妈说啊！转身去厨房把电话交给母亲。我听出那是我堂叔让我妈去办件事，父亲却以为是打工未归的妹妹来电。他当然盼到了妹妹的问候，那已是在猜错三个电话之后。他的手机他听不见，他要把手机送到母亲的耳边，他是母亲的秘书，不，母亲是他的秘书，听完来电后还要吼给他听。想到这，我心里有些发笑，便贴着父亲的耳朵说，买手机干什么呢！他忽然就阴了脸，说：别的老头都有，我没有跌面子啊！我说：姆妈不在家时怎么办呢？他横了我一眼：活人能让尿憋死啊！

为了能听见电话，他到处打听偏方治疗耳疾。可以买耳机。他对我说，你打听一下。我茫然点头，后来打听到，配耳机要到省城，还要测试，这事就淡忘了。

暑期我回了家，早晨母亲唤我挑水，说父亲的腰扭了。水桶大而沉，我吭吭哧哧挑了一缸水，满脸汗珠，父亲似乎生出怜意，嘴里却说：四十几岁，几担水就累成猴样？他看我坐下来还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又说：么时候，手能“扭”出水就好了。过了几个月，他打电话给我说：你买个水泵回来，一匹马力的就行，我在屋前打了口井，真出了水，过去生产队在河边都打不出水，我打出了，哈哈哈哈哈……他竹筒倒豆般一口气说完想说的话就挂了。我赶回家时，井已弄好了，井壁是碗口大的河石砌的，井口用水泥圈出二十厘米的圆台子，一个废旧的自行车车圈盖着井口，一块大石头压着车圈防止孩童嬉戏跌落。父亲喜滋滋地拉了开关，电机轰鸣，一缸水瞬间满了，父亲稀疏的眉宇间尽是笑容。邻居纷纷跑来接水，电费多出两倍，父亲仍乐滋滋的。母亲为每月多出的三十元电费心疼，要求邻居轮流挑水，理由是水不够用了。父亲不高兴，觉得母亲驳了他面子，他常对邻居说：井水好喝，都来挑啊！

小年后的暖阳里，锯木劈柴是家乡最常见的事。一柄马锯，你拉我推，三角码上的木段轰然跌落。父亲在一番劳作后，体力不支，说：么时用上液化气就好了！我说：没有柴炭，怎么烤火？他说：又不会天天烤火。我看着屋前山后的杂树嘟哝：柴不要钱，气贵，要钱。他没听见我的嘟哝，但看出了我的不乐意，说：近来腿软，不得劲，不砍柴就轻巧点。时间很快到了2015年清明节，父亲在爷爷的坟前摆下祭品，说：这是液化气烧出的豆腐，好吃得很。我愣了，他是批评我不够关心他吗？我很快否定了这念头，他是得意，得意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优越于自己父亲的年代。

2016年的3月，父亲吞咽困难，查出了食道癌，且已转移到肺，我思虑再三，如实相告了。他面色平静如水，说：帝王将相都有这遭，不住院了，回家吧。7个月后，父亲溘然长逝。收拾遗物时，我看到一个失去本色的药箱里有两把医用钳子，泛黄的纱布裹得严实。我疑惑地问母亲，母亲说，你父亲做过村医。我突然想起初中毕业时，父亲要我回家挣工分，我拗着不理，他说：恁大个胚，还念么书。识字的父亲却不让我读书，我始终没有想通其中的奥妙。直到此刻我才明白，原来父亲是黯然离开村医岗位的，他生怕我重蹈他的覆辙，这才生出了不如让儿子趁早回家挣工分的念头。不当超支户，就是父亲在那个时代对生活的最大向往。

装殓父亲时，他的手机被不知情者打通，手机里骤然呼喊：我在遥望，月亮之上——母亲说：把手机给他带着吧，他就喜欢看那东西。手机能展示身外偌大的世界，可没有人转叙他怎么听得见？我忽然记起他想买耳机的事，那是他最后的愿望，可我竟然没有帮他实现。泪光中，我忆起他买手机、打井、买灶具这些普通的物事，其实这些就是他向往的日子，他竭力实现着，而我在他最后的光阴里，却把他对听见电话的向往忽略了。

按照乡间习俗，“头七”期间我们是不出门的，可有些事情总还是通过手机找来了，免不了要回复，我突然听到“我在遥望，月亮之上——”的歌声，细看，原来我误拨了父亲的手机号，六天了，他的手机竟然在另一个世界里畅通着，这次，我再没有听见父亲的声音，但我相信他一定能明了我们对他的想念。

